



思考乌托邦

Thinking Utopia

[德]约恩·吕森 主编
张文涛 甄小东 王邵励 译

主编
陈启能

人文
前沿书
人前丛

山东大学出版社

思考乌托邦

Thinking Utopia

人文
前沿
丛书

主编 陈启能

编典栋
主学令瓦
副王孔姜

〔德〕约恩·吕森 主编
张文涛 甄小东 王邵励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乌托邦/(德)约恩·吕森主编;张文涛,甄小东,王邵励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4
(人文前沿丛书/陈启能主编)
书名原文:Thinking Utopia
ISBN 978-7-5607-4077-5

I. ①思… II. ①吕… ②张… ③甄… ④王…
III. ①乌托邦—研究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9524 号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720×1000 毫米(1/16)

印 张:16.5

字 数:187 千字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人文前沿丛书

The Frontiers of Humanities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王学典 孔令栋 姜 芃

顾 问 (以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Charles BURTON

查尔斯·伯顿,加拿大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Usha GEORGE

乌莎·乔治,加拿大

Carlos GINZBERG

卡洛斯·金兹伯格,意大利

Yvonne HEBERT

伊万尼·赫伯特,加拿大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国

Juergen KOCKA

尤尔根·科卡,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 沛 王 昂 朱政惠 齐 涛 刘家河

李幼蒸 何 平 何兆武 陈 炎 陈 恒 陈筠泉

周春生 赵轶峰 倪培耕 曹特金 傅有德

序 言

近些年来,无论是在乌托邦研究领域,还是在批评乌托邦思想的论述中,都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争论的中心是乌托邦思想与今天的相关性。因此,我们这本论文集中,首先探讨的便是乌托邦潜在“乌托邦终结”后的重要性问题,同时质疑当前的“乌托邦思想终结”观念。

与当代意识形态主导的理解及解释不同,与政治的思想模式也有差别,我们相信,为乌托邦思想恢复名誉是必须的。这种简化与严密地界定的乌托邦概念,仅仅代表了超越人类世界的许多愿景的一个片断。它要求在此语境中,不仅仅是按照其社会效果与重要性,同时要按照其未来潜能来作批判性的分析与评价。这样,一种更加广泛复杂的乌托邦概念就出现了。超越时空的乌托邦元素以及这种思考方式在人类与环境对抗中的必要性问题,是本书的中心。

1902年,在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创办习俗(Folkwang)博物馆(即今天的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博物馆)时,他不仅仅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同时他也被同代人看作是一个革命者。奥斯特豪斯文化与艺术政治的发端,标志着第一次用一个重要的社会场所——一个最现代的设计与绘画以相互加强的方式出现其中的建筑——为乌托邦思想提供了现代性,博物馆被想象成一个19世纪社会乌托邦的美学—艺术的反模型,旨在充当民俗观念的基础——社会生活通过艺术重新设计。在这个角度上,奥斯特豪斯博物馆与哈根纳动议(一种由收藏者与艺术赞助人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发起的重要习俗与收藏网络)的文化习俗,以及鲁尔区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即德国博物馆密度最大的地区,以论坛、事件与展览方式(即博物馆的乌托邦),为庆祝习俗观念诞生一百年提供了理想背景。

在其介绍性文章中,莱曼·托尔·萨金特强调基于现实之上乌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与内在性,超出了乌托邦—反乌托邦模式,以跨民族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

题。萨金特对当前乌托邦概念的批评性分析——不仅仅体现在设计上,还包括复杂的与多维的,更分散的概念——为一个更好世界的“相对乌托邦”概念以取代一个完美世界的“绝对乌托邦”作出了辩护。

第一部分“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学:构架与功能”,从不同视角处理出现的形式问题、协会的潜能以及乌托邦的复杂概念。它们代表了当前关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克里斯安·库马尔探讨了西方思想语境中乌托邦传统的形成问题,东方思想中没有真实、独立的相等物——中国一些古典文本除外。从人类学家与系统理论家的视角来看,迈克尔·汤普森按照未来场景研究了价值观念,与为考虑未来的非简化主义理论辩护联系在一起。理查德·萨基在《乌托邦、契约主义与人权》中,探讨了当前个人与人权的概念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作为哲学家与科学史家,沃尔夫冈·皮彻在工程师与计划战略者的经济与技术思考背景下考察了世界建设问题。

第二部分“人造的世界与‘新人类’”,包括了从自然科学领域(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与科学理论)、哲学领域来处理未来世界的真实幻境,是人类、自然与技术关系的新表述。在《乌托邦的躯体与中华帝国的躯体乌托邦》一文中,柯娇艳解构了古典中国文本中的人类形象,同时以赞同替代性乌托邦概念的方式表述,虑及了更广泛的躯体概念(欲望、审美、狂想)。克劳斯·梅因策从计算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角度,描绘了乌托邦对于人工智能进化的令人鼓舞的潜力。克劳斯·皮亚斯在文章《“思考不可思议者”:作为乌托邦之所的虚拟》中,描述了乌托邦从文本限度的方法到“合成的历史”模型之间的转换。这些模型基于计算过程的结果,通过冷战期间战争游戏战略的方式得以体现。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奥费尔曼的论文则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思想,显示了去专业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乌托邦话语从知识分子领域向更广泛、更多重未来幻境话语的变化。

第三部分是“作为乌托邦实验室的博物馆”。该部分论文主题集中于作为社会理想景象试验场所的博物馆,以及作为“永恒会议场所”的博物馆的造型,同时也讨论艺术作品与乌托邦样式艺术工作的乌托邦特性。唐纳德·普雷齐奥西主要探讨了博物馆中主体与客体结构间的关系,以及其对我们的时间、历史、记忆与身份等观念的影响。在关于博物馆、艺术与乌托邦之间关系的文章中,迈克尔·费尔发展了博物馆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构造场所”的观念。在对艺术概念与

奇迹场所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文学教授沃尔夫冈·布朗加特为话语空间的创立与批评性沉思提出了辩护。雷切尔·韦斯则关注观念性思想对艺术的影响及其乌托邦的特性。

最后一部分中,学者们聚焦于“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乌托邦”。文学学者张隆溪分析了儒教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趋势。通过使用“创伤”这一概念,迈克尔·罗斯探讨了乌托邦思想的新领域,即精神的反面乌托邦。由此,他提出乌托邦的一个基本问题:表现的约束。威廉·沃斯坎普探讨了古典乌托邦文本的诗学与叙述、表现技巧。在总结性文章中,约恩·吕森为作为灵感文化的乌托邦思想作出辩护,分析了人类学常数的乌托邦思想。

这些论文最初是在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博物馆 2001 年的讨论会上发表,根据吕森的建议,以此作为综合考察乌托邦思想问题的“议程发现者”。2002 年 10 月,人文学科高级研究所(KWI)与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博物馆在哈根组织了题为“不平静的文化:乌托邦思想的潜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科学中心年度会议。会议文章将由另一本书出版,作者有海登·怀特、让·菲利普·雷茨马、米查·布鲁里克(Micha Brumlik)、大卫·凯特勒(David Kettler)、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及其他人。

本书有意收入了研究乌托邦思想的不同方法论途径和话语,反映出当代对该研究领域的创新状况。我们对于乌托邦思想本质、本性及其概念的研究,或许可看作是一个尝试性的成果,一个未来的“认识论的构造场所”。

首先感谢本书作者慷慨提供了他们的文章供出版使用。特别要感谢马里昂·伯格哈恩(Marion Berghahn)与伯格哈恩书店,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她的动议。

约恩·吕森

迈克尔·费尔

托马斯·W·雷吉尔

目 录

第一部分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学:构架与功能

- 第一章 乌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一个跨民族的
视角..... 莱曼·托尔·萨金特(3)
- 第二章 西方乌托邦传统的诸方面 克里斯安·库马尔(17)
- 第三章 未来的图景 迈克尔·汤普森(31)
- 第四章 乌托邦、契约主义与人权..... 理查德·萨基(47)
- 第五章 论世界的建构:欧洲乌托邦中的技术与经济..... 沃尔夫冈·皮彻(58)

第二部分 人造的世界与“新人类”

- 第六章 乌托邦的躯体与中华帝国的躯体乌托邦 柯娇艳(77)
- 第七章 科学、技术与乌托邦:计算机辅助下的
人类进化视角 克劳斯·梅因策(90)
- 第八章 “思考不可思议者”:作为乌托邦之所的虚拟 ... 克劳斯·皮亚斯(103)
- 第九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乌托邦主义——一个基本
理论模型..... 乌尔里希·奥费尔曼(117)

第三部分 作为乌托邦实验室的博物馆

- 第十章 事物的纠缠:乌托邦及其意义 唐纳德·普雷齐奥西(129)
- 第十一章 艺术、博物馆与乌托邦:关于认识论构建点的
五个主题..... 迈克尔·费尔(145)
- 第十二章 当代早期阶段的艺术、科学与乌托邦 ... 沃尔夫冈·布朗加特(149)
- 第十三章 乌托邦..... 雷切尔·韦斯(168)

第四部分 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乌托邦

第十四章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张隆溪(187)
第十五章	创伤:精神的地狱	迈克尔·罗斯(206)
第十六章	论文学乌托邦的诗学	威廉·沃斯坎普(225)
第十七章	重新思考乌托邦:为灵感文化而辩	约恩·吕森(239)
作者简介		(245)
译者名单		(251)

第一部分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学： 构架与功能

第一章

乌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一个跨民族的视角

莱曼·托尔·萨金特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出现了小规模关于“乌托邦的终结”的研究工作。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德国，但其他地方也有。关于“乌托邦的终结”的争论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首先，这些争论沿用着将乌托邦等同于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其次，其认为共产主义本身某种程度上已经确实结束了，忽略了当时的中国、古巴和越南等的存在。

或许因为其不适合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在东欧与前苏联所充当的乌托邦角色也被漏掉了。这种乌托邦的失败，结果除以新的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报复外，并未带来欢乐情绪。

从21世纪初的视角回首20世纪，应当在乌托邦问题上稍作停留。20世纪见证了乌托邦的种种热望与这些热望造成了的狄托邦（即糟糕社会）之间的持续运转。法西斯主义设计的积极形象变成了集中营的狄托邦。波尔布特的乌托邦之梦变成了柬埔寨的狄托邦。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乌托邦之梦演化成一系列的军事独裁政权。布尔人的乌托邦之梦在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变成了南非的狄托邦。伊朗什叶派教徒的乌托邦之梦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独裁主义的狄托邦……还可以数下去，可以看出，20世纪是一个乌托邦的热望不断被更新与不断被击败的世纪。但是本文中，我认为尽管乌托邦可能有害，乌托邦思想却是必需的。

我的看法（此前已经说过，但这里将尽力更透彻地加以陈述），部分基于在“乌托邦的终结”争论中被忽略的一种乌托邦被另一种简单地替代这一事实，同时也基于许多“乌托邦的终结”的倡导者们所忽视的乌托邦材料。许多国家有丰富而复杂的乌托邦文学史。一个简单而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每个国家甚至英国的每个组成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传统，并且各不相同。我们从1989年之后应当学到的不是乌托邦的结束，而是民族的重要——其潜台词为，乌托邦是各民族建设自身的一种方式。

作品中的最近变化^①

作家们不断写乌托邦,开始变化写作内容,以至于即使更好的界定看上去也显得过分简单化。我们可怜的目录学家们不得不匆忙合计,这些作品到底属于有漏洞的哪一类。作家们持续写作乌托邦、持续改变内容与此前的写作结构,并未考虑到他们正忙于破坏可怜学者们的自信断言。

首先,正是汤姆·莫伊伦(Tom Moylan)所称的“批判的乌托邦”的那些东西,被乌尔苏拉·K·勒吉恩(Ursula K. Le Guin)加以小标题“暧昧的乌托邦”,收录到她的《被剥夺者》(1974)一书中。而近些时候,莫伊伦与巴库里尼(Raffaella Baccolini)却把一些近作贴上“批判的狄托邦”的标签。对最近动向的严重分歧表明,作品的写作方式与此前的狄托邦有重大不同。

大多数狄托邦有一个很值得记住的特点,它们有积极的信息。罗伯特·O·埃文斯在关于狄托邦的文章中认为,一个有狄托邦风格的定义必须对读者而言是个警醒,有些事情在当前必须完成且根据暗示可以完成,以避免将来的不幸。

① 除“批判的狄托邦”外,所有定义均来自萨金特(1994):

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社会的梦想。

乌托邦(Utopia):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遥远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

乌托邦(Eutopia)或积极的乌托邦: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在使同时代的读者看到一个比生活更为美好的社会。

狄托邦(Dystopia)或消极的乌托邦: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在使同时代的读者看到一个比生活更为糟糕的社会。

乌托邦式的讽刺文学(Utopian satire):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在使同时代的读者将之看作是对当代社会的批评。

反乌托邦(Anti-utopia):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在使同时代的读者将之看作是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或某种特定乌托邦的批评。

批判的乌托邦(Critical utopia):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在使同时代的读者将之看作比生活更为美好的社会,但带有许多能或不能解决的难题,批判地审视乌托邦类型。

批判的狄托邦(Critical dystopia):一个有着详尽细节描绘,通常坐落于时空中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在使同时代的读者将之看作比生活更为糟糕的社会,但通常包含至少一种乌托邦的领地,或持有狄托邦能被乌托邦克服并替代的希望。

有意识的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一个有五个或更多成年人与他们的孩子组成的集体。他们来自多个核心家庭,选择生活在一起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共同价值,或是为了另外一些互相之间认可的目的。

传统的狄托邦是从当前作出的带有警示性的推断。乌托邦说，如果你这样或那样行动，你将中得到回报。在悲情故事传统中的狄托邦说，如果你这样或那样行动，你将得到惩罚。

积极色彩的乌托邦的核心变化是困惑，正如勒吉恩小标题所暗示的。它们被渴望彼此的、或许更重要的是渴望地位和权力的真实人物所占据。乌托邦被指责为要求“改变人性”。我曾指出，这是对人性与乌托邦过分简单的看法，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相当一些例子中，有些乌托邦居民似乎就是停滞的。

不过传统并非如此。J. C. 戴维斯在其《乌托邦与理想社会》中说，乌托邦反映出一个集体难题：一个社会语境下有限满足与无限人类渴望的不和谐不会完全是主观片面的，任何读过莫尔《乌托邦》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因为其远远不是完美的人民，莫尔的社会以其独裁与家长制的方式运作，最终因许多规则的摩擦而遭受严重挫折。这是早期乌托邦的标准。例如，托马斯·勒普顿(Thomas Lupton)的《修齐拉》(*Siuqila*)强调用快速而可靠的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其后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应当记住，在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中，拒绝工作的人们未改变想法之前，是面包与水的囚徒。即使相对简单的19世纪乌托邦，也很少能提供完美社会与完美人民的图景。

在《当代乌托邦》(1905)中，H. G. 威尔斯(Wells)说，乌托邦需要真正的人民来居住，不过在《人如上帝》(1923)中，他开始怀疑这是否可以做到。其他一些作者，如雅各(Muriel Jaeger)在《问号》(1926)中有类似观点，只是由于时代变化，大部分过去乌托邦的居民今天看来已经不太真实。我们可以更好地联系最近作品中的人们，因为他们对想象环境的反应大致如我指望会做到的。这为什么重要？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20世纪的乌托邦图景中，某些人声称有创造更好生活的潜力，这一点被劫持了，最终演变成狄托邦。有一些人，他们或者乐意强迫别人进入他们设计的模具中，却很少将之运用到自己身上，或者简单地忽视了图景的乌托邦含义，只是在实现他们个人常常是金钱与权力的目的。一些人从不相信这个图景，另一些人发现权力如此腐败之后，便兜售全部信仰以博取权力。克服已变质为狄托邦的乌托邦的“唯一”办法，是启用另一种乌托邦。当然，这就开启了新的乌托邦被劫持而变质为新的狄托邦的可能性之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思当代乌托邦作者们工作的原因。他们起码正在揭

示乌托邦思想新模式的可能性,乌托邦打算送给我们世界真正的人们使用,维持改良的庄严承诺,但不提供诸如完美一类的东西。他们提供乌托邦,能了解乌托邦思想的内在危险并提前预防。这种乌托邦甚至暗示,即使在我们造成的狄托邦世界中,仍旧可以过乌托邦的生活。他们同时响亮地坚称,没有人应当被迫生活在狄托邦中,以满足总统、先知、暴君与独裁者的权力欲。

乌托邦思想对我们的社会健康、政治健康与心理健康是重要的,不过,如同其他事情一样,其有时空的限度。一种模型不会适合一切情况。奥斯卡·王尔德说:“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不值一瞥,因为它遗漏了人性常常登陆的那一个国家。当人性在那儿着陆时,它留神并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国家,于是开始起航。”这个洞见既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根本错误的。王尔德之所以正确,在于我们作为人类而言,最多只是暂时地满足、并渴求新的满足。王尔德之所以错误,在于他似乎暗示人类种族只有一个轨道。

例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我发现生活在许多纬度是狄托邦式的,假如我是1516年的贫困农民,我想我会觉得它极有吸引力。稍近一些,我也发现贝拉米的乌托邦在许多方面,即使在已经改善了的《平等》(1897)中,也是狄托邦式的,尽管比莫尔的稍轻。但假如我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勤劳工人,我将立即签约参加工作。当然,如果我是彼时的一个富裕资本家,我或许会憎恨它,如同大多数资本家那样。今天,想象一下将当代女权主义的乌托邦传递给塔利班或者将塔利班的乌托邦传递给一个现代女权主义者,对他们双方而言,对方的图景就是一个地狱,自己的图景则有完美的意义。

F. L. 波拉克(Polak)在其1961年的著作《未来的图像》中认为,从任何一点看,我们都及时需要一个支配性的未来图像或者乌托邦。他也认可发展新乌托邦的持续需求。他说:“如果西方人现在停止思考与梦想未来新图像的材料,试图将他自己关闭在当前状态,不再渴望安全,不再害怕未来,他的文明将走到尽头。除梦想与死亡,宣判西方社会整体与他一起死亡外,他别无选择。”我认为,在任何给定的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有多重的未来图景或乌托邦,我们应当如此认识它们。我并不是说它们都同等有效。

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下一阶段是从前一阶段中诞生的。新的乌托邦在乌托邦变为狄托邦时出现,部分是因为乌托邦的渴望在狄托邦中并未被遗忘,只是被压制了。常常有可供选择的乌托邦。即使在统一的罗马天主教欧洲是支配性乌

托邦的中世纪，异端仍大量存在。异端暗指没有罗马教皇的教会，异端向一切人提议经济平等，异端朝更大的性别平等移动，等等。

乌托邦思想的交流

前面提到，如果我是 1516 年的贫困农民，我会发现莫尔的《乌托邦》具有无限魅力，我会吗？首先，我或许根本没听说过它，即使在不太可能的事件中碰巧读到，也必须是用拉丁文。我们知道，莫尔不想让我获悉，反对书的翻译。当他写作时，他认识到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文本。其次，如果我确实听到了，我还会通过我对世界的理解而对之进行过滤，理性在这种理解中起的作用很小。因此，我很可能被《乌托邦》中类似大多数乌托邦的元素所吸引：被撑饱的胃、头上的屋顶、背上的衣服与轻松的工作。有了这些，我可能对加在身上的约束不会很关心。我简直没有理解社会的知识基础。我或许注意不到这种信仰与教堂引导我相信的东西相冲突，因为我可能从未理解这些教诲。食物、房子、衣服以及较少的工作，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但是教士和我的“长辈们”将告诉我，上帝已经规定，我只能如过去那样生活，上帝选择了他们来统治我。渴望更好的生活危害了我不朽的灵魂；如果我暗示有一种不同的更好的方式，我很明显已被魔鬼腐蚀，死后将很快被派到他们中。

如果我走向乌托邦，我的健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们，将偷偷以我为羞，即使他们被教育要尊敬我。到了他们的孩子，莫尔的图景或许实现了，但是同样，这些孩子也许更加意识到他们身上的约束，并为缺乏自由而动怒。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将开始下一个乌托邦的动议。今天阿富汗与其他地区的人民就像 1516 年的我自己。

我在 1888 年将有轻松一些的时光。我或许能阅读，与能讨论些问题的人一起工作。但我仍可能被食物、住房、衣服以及急速缩短的工时所深深吸引。我或许比农民时代的自己更了解一些乌托邦下的原则，但这些对我可能不是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大部分信息来源告诉我，如同今天仍在进行的这样，我的生计依赖于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叫作“自由市场”的事物。“自由市场”客观决定了我应